

古本董解元西廂記

古本西廂記序

張子曰余嘗聞古之君子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音之漸近自然耳又云取將歌裏唱勝向曲中吹此非空言也故其詞類多鴻儒碩士騷人墨客審音知樂者方能作之豈不以聲律之妙固難爲淺俗語哉趙松雪謂之行家生活是矣西廂記者金董解元所著也辭最古雅爲後世北

曲之祖迨元關漢卿王實甫諸名家作者  
莫不宗焉蓋金元立國並在幽燕之區去  
河洛不遙而音韻近之故當此之時北曲  
大行於世猶唐之有詩宋之有詞各擅一  
時之聖其勢使然也

國初詞人仍尚北曲累朝習用無所改更至  
正德之間特盛

毅皇帝御製樂府率皆此調京師長老尚能

咏歌之近時吳越間士人乃棄古格翻改  
新聲若南西廂記及公餘湯興等作鄙俚  
特甚而作者之意微矣悲夫豈惟作之者  
難而知之者尤不易耳是故子期既沒而  
伯牙輟弦痛知音者之難也余不敢自負  
知音但舞象之年即好聲律之學而先輩  
澠西康公余大父拙翁同年友也明腔識  
譜精解音律時則有漢陂黃公石亭陳公

升菴楊公中蘆李公相繼有作流傳樂府

心竊艷慕之又余所雅游者謝湖袁君丹

厓楊君射陂朱君射陽吳君大梅史君茗

山許君石城許君三橋文君雉山邢君青

門沈君十洲方君質山黃君柘湖何君大

壑何君雲山唐君小川顧君小山陸君一

時交往皆好古知音之士乃相與上下其

議論既知所取舍余又嘗北至燕都南游

白下歷四方佳麗之地頗有善歌者余低  
回聽之不能去得其遺響聲律之事不無  
所考焉世異習殊古音漸廢而力弗能振  
每歎恨之且今之縉紳先生既多南士漸  
染流俗異哉所聞故率喜南調而吳越之  
音靡靡乎不可止已間聞北調縱不為厭  
恠然非心知其趣亦莫能鑒賞其間故信  
而好者不多有之大抵新聲之易悅而古

調之難知所從來遠矣枝山祝公博雅君子也亦嘗謂四十年来接賓友無及此者今日之事惟樂為大壞無論雅俗止日用十七宮調知其美劣是非者幾何數十年前尚有之今殆絕矣蓋未嘗不為之浩歎夫歌曲一藝也猶然以古雅難傳况以詩賦文章之大業而希望復古之隆乎嗚呼惜哉關氏春秋世所故有余既校而刺之

矣而董記號為最古尤不可少者乃廢格  
無傳又為之傷其不遇也往歲三攜文君  
為余言西山汪氏有元刺本嘗借錄之然  
恨其手尾俱缺舛謬殊甚無從校補每用  
病馬柘湖何君晚得抄本則南峰楊公所  
藏末有顯語因賴以考訂異同脩補遺脫  
而董氏之書於是復完董解元不知為何  
人爵里事狀不可得而詳要之固當世之



才士也余既校董詞乃序其說如此若流  
傳振作追復古音以俟同志又安知世無  
子期哉

明嘉靖丁巳秋八月黃鵠山人張羽雄飛序

古本董解元西廂記

燕山松溪風流人校

仙呂調醉落鳧纏令  
引辭吾皇德化喜遇太平多暇  
干戈倒載閑兵甲這世為人白甚不歡洽○秦樓謝  
館鴛鴦幄風流稍似有聲價教惺惺浪兒每都伏咱  
不曾胡來俏倖是生涯

整金冠携一壺兒酒戴一枝兒花醉時歌狂時舞醒  
時罷每日價踈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儘人團  
剝

風吹荷葉打拍不知箇高下誰曾慣對人唱他說他

好弱高低且按捺話兒不是朴刀捍棒長槍大馬

尾曲兒甜腔兒雅裁剪就雪月風花唱一本兒倚翠

偷期話

般涉調哨遍 斷送引辭太皞司春春工着意和氣生

暘谷十里芳菲儘東風絲絲柳搓金縷漸次第桃紅

杏淺水綠山青春漲生煙渚九日光陰能幾早鳴

鳩呼嬾乳燕携雛亂紅滿地任風吹飛絮空有誰

主春色三分半入池塘半隨塵土○滿地榆錢算來

難買春光住初夏永薰風池館有藤床冰簟紗幮日

轉午脫巾散髮沉李浮瓜寶扇搖紈素着甚消磨永

日有掃愁竹葉侍寢青奴霎時微雨送新涼些少金  
風退殘暑韶華早暗中歸去

奕孩兒蕭蕭敗葉辭芳樹切切寒蟬會絮浙零零疎  
雨滴梧桐聽啞啞鴈歸南浦澄澄水印千江月浙浙  
風篩一岸蒲窮秋盡千林如削萬木皆枯○朔風飄  
雪江天暮似水墨工夫畫圖浩然何處凍騎驢多應  
在灞陵西路寒侵安道讀書舍冷浸文君沽酒壚黃  
昏後風清月澹竹瘦梅疎

太平賺四季相續光陰暗把流年度休慕古人生百  
歲如朝露莫區區好天良夜且追遊清風明月休辜

負但落魄一笑人間今古聖朝難遇○俺平生情性  
好踈狂踈狂的情性難拘束一回家想麼詩魔多愛  
選多情曲○比前賢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裏却着  
數一箇箇旖旎風流濟楚不比其餘

柘枝令也不是崔韜逆雌虎也不是鄭子遇妖狐也  
不是井底引銀瓶也不是雙女奪夫○也不是離魂  
倩女也不是謁漿崔護也不是雙漸豫章城也不是  
柳毅傳書

牆頭花這些兒古蹟見在河中府即日仍存舊寺宇  
這書生是西洛名儒這佳麗是博陵幼女而今想得

冷落了迎風戶唯有舊題向空存着待月迴廊不見  
了吹蕭伴侶聰明的試相度惺惺的試嘗付不同熱  
開話冷澹清虛最難做三停來是閨怨相思折半來  
是尤雲滯雨

尾竄綴作脍對付怕曲兒捻到風流處教普天下顛  
不刺的浪兒每許

此本話說唐時這箇書生姓張名珙字君瑞西洛人也從父宦遊於長安因而家焉父拜禮部尚書  
堯五七戴開家業零替緣尚書生前守官清廉無他蓄積之所致也珙有大志二十三不娶

仙呂調賞花時西洛張生多俊雅不在古人之下苦  
愛詩書素閒琴畫德行文章沒包彈綽有賦名詩價

選甚朝風詠月學阮分茶○平日春闈較才藝策名  
屢獲科甲家業零凋倦客京華收拾琴書訪先覺區  
區四海遊學一年多半身在天涯

尾愛寐寥耽瀟洒身到處他便為家似當年未遇的  
狂司馬

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間生至瀟州乃今之河中  
府是也有詩為證詩曰瀟瀟金汁出天涯滾滾銀  
波通海注九曲灣深衝孟邑三門洶湧逐中華瞿  
塘激澗人虛說夏口誼轟旅設誇傍有江湖競相  
接上連霄漢泛浮槎這八句詩題著  
黃河黃河那裡最雄無過河中府

仙呂調賞花時芳草茸茸去路遙八百里地秦川春  
色早花木秀芳郊蒲州近也景物盡堪描○西有黃

河東華嶽乳口敵樓汶與高髻髯來到雲霄黃流滾  
滾時復起風濤

尾東風兩岬綠楊搖馬頭西接着長安道正是黃河  
津要用寸金竹索纜着浮橋

入得蒲州見景物繁盛  
君瑞甚喜尋旅舍安止

仙呂調醉落魄通衢四達景物最堪圖畫龍慈瑞雲  
迷鴛瓦接屋連甍五七萬人家○六街三市通車馬  
風流人物類京華張生未及游州學策馬携僕尋得  
箇店兒下

有宋玉十分美貌懷子建七步才能如潘岳擲果  
之容佯封騰心剛獨正時間尚在白衣日下風雲



未遂張生尋得一座清幽店舍  
下了住經數日心中似有悶倦

黃鍾調侍香金童清河君瑞邸店權時住又沒箇親  
知為伴侶欲待散心沒處去正疑惑之際二哥推戶  
○張生急問道都知聽說不問賢家別事故聞說貴  
州天下沒有甚希奇景物你須知處

尾二哥不合盡說與開口道不彀十句把張君瑞送  
得來腌受苦

被幾句雜說開言送一段風流煩惱道甚的來道  
甚的來道蒲州東十餘里有寺曰普救自則天崇  
浮屠教出內府財物建僧  
藍無厭於此請先生一觀

高平調木蘭花店都知說一和道國家脩造了數載

餘過其間蓋造的非小可想天宮上光景賽他不過  
說謊後小人圖甚麼普天之下更沒兩座張生當時  
聽說破道譬如閑走與你看去則箇

生山蒲州隨喜普救寺  
離城十餘里須臾早到

係呂調醉落魄綠楊影裏君瑞正行之次僕人順手  
直東指道兀底一座山門君瑞定睛視○見琉璃碧  
瓦浮金紫若非普救怎如此張生心下猶疑貳道普  
天之下行來不曾見這區寺

尾到根前方知是觀牌額分明是勅賜寫着簌箕來  
大六箇渾金字

祥雲籠經閣瑞靄罩鐘樓三身殿琉璃吻高接清  
虛舍利塔金相輪直侵碧漢出牆有千竿君子竹  
迤寺長百株大夫松綠楊映一所山門上明書金  
字牌額籤其來大顏柳真書寫勅賜普救之寺秀  
才看了寺外景早喜入寺來謁知客令  
一行童引隨喜陡然頓豁塵俗之性

商調

玉抱肚 普天下 佛寺無過普救有三簷經閣七

層寶塔百尺鍾樓正堂裏惜蓋懸在畫棟迴廊下簾  
幙金鈎一片地是琉璃瓦瑞煙浮千梁萬斗寶階數  
尺是琉璃甃重簷相對一謎地是寶粧就○佛前的  
供牀金間玉香煙裊裊噴瑞獸中心的懸壁周迴的  
畫像是吳生親手金剛揭帝骨相雄善神菩薩相移  
走張生覩了失聲的道果然好頻頻地稽首欲待問

是何年建見梁文上明寫着垂拱二年脩

尾都知說得果無謬若非今日隨喜後着丹青畫出來不信道有

此寺蓋造真是富貴搗樹紅泥壁雕花間玉梁沉檀金四柱玳瑁壓階石松檜交加花竹間列觀此異景奢華果為人間天上若非國力怎生蓋得

雙調文如錦景清幽看罷絕盡塵俗意普救光陰出塵離世明晃晃輝金碧脩完濟楚裁接奇異有長松矮栢名葩異卉時潺潺流水湊着千竿翠竹幾塊湖石瑞煙微浮屠千丈高接雲霓○行者道先生本待觀景致把侶這裏閑行隨喜塔位轉過迴廊見箇竹

簾兒掛起到經藏北法堂西廚房南面鍾樓東裡向  
松亭那畔花溪這壁粉牆掩映幾間寮舍半亞朱扉  
正驚疑張生覷了魂不逐體

尾瞥然一見如風的有甚心情更待隨喜立掙了渾  
身森地

當時張生却是見甚的來見甚的來與那五百年  
前疾憎的冤家正打箇照面見一天煩惱當初指  
引為都知滿腹離愁到此發迷因行者  
一場旖旎風流事今日相逢在此中

偈呂調點絳唇纏樓閣參差瑞雲縹緲香風暖法堂  
前殿數處都行遍○花木陰陰偶過垂楊院香風散  
半開朱戶瞥見如花面

風吹荷葉生得於中堪羨露着麗兒一半宮樣眉兒  
山勢遠十分可喜二停侶菩薩多半似神仙

醉裏婆儘人顧盼手把花枝撚瓊酥皓腕微露黃金

釧

尾這一雙鶻鶻眼湏看了可憎底千萬兀底般媚臉  
兒不曾見

手撚粉香春睡足倚門立地怨東風髻縮雙鬢欹  
簪金鳳眉弯遠山不翠眼橫秋水無光眸若凝酥  
腰如弱柳指猶春筍纖長脚相金蓮穩小正傳道  
小生二十三歲未嘗近於女色其心雖正見此女  
子頗動其情

中呂調香風合纏令轉過茶蘼架正相遙着宿世那

冤家一時間見了他十人地慕想他不道措大連心  
要退身却把箇門兒亞喚別人不見吵不見吵○朱  
櫻一點襯腮霞斜亻着箇龐兒髮似鴉那多情媚臉  
兒那鶻鴿綠老兒難道不清雅見人不住偷睛抹被  
你風魔了人也啖風魔了人也啖

墻頭花也沒首飾鉛華自然沒包彈淡淨的衣服兒  
拾得如法天生更一段兒紅白便周昉的丹青怎畫  
○手托着腮兒見人羞又怕覷舉止行處管未出嫁  
不知他姓甚名誰怎得箇人來問咱○不曾舊相識  
不曾共說話何須更買卦已見十人掉不下兀的般

標格精神骨相思了入去也媽媽

尾你道是可憎麼被你直羞落庭前無數花

門前縱有開桃李羞對桃源  
洞裏人佳人見生羞姘而入

大石調伊州索張生見了五魂俏無主道不曾見恁  
好女普天之下更選兩箇應無膽狂心醉使作不得  
顧危亡便胡做一向癡迷不道其間是誰住處○忒  
昏沉忒蕪魯沒掂三沒思慮可來慕古少正做事大  
抵多失心蕪手擦衣扶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戶腦  
背後箇人來你試尋思怎照顧

尾凜凜地身材七尺五一隻手把秀才拌住吃搭搭



地拖將柳陰裏去

真所謂貪趣眼前人不防身後患摔住張生的是  
推云云乃寺僧法聰也生驚問其故僧曰此位公  
不可往請詣他所生曰本來隨喜何往  
不可僧曰故相在夫人宅眷惟寓於此

偃呂調惜黃花張生心亂法聰頻勸這裏面狼籍又  
無看翫不是廁遮攔解元聽不辨這一位也非是佛  
殿○舊來是僧院新來做了客館崔相國家屬見寄  
居裡面君瑞道莫胡來便死也湏索看這裡管塑蓋  
得希罕

尾莫推辭休解勸你道是有人家宅眷我甚恰纔見  
水月觀音現

僧笑曰子言謬矣何觀音之有此乃崔相幼女也  
生曰家有閨女容艷非常何不居釋而寄居寺中  
應曰夫人鄭相女也閨門有法至于童僕侍婢各  
有所役間有呼召得至簾下者亦不敢側目家道  
蕭然惡傳舍冗雜故寓此寺生曰幾日見婦僧曰  
近日將作水陸大會及今歲有忌而不得葬權置  
相公柩于客亭率幼女孤子嚴祭祀之禮待來歲  
通方詣都塋葬于此今守服看壘而已怎見得當  
時有如此事未有唐李紳公垂作薦鶯本傳歌為  
證歌曰百勞飛遲燕飛疾垂楊捻金花笑日綠窓  
嬌女字鶯鶯金桂鬢髮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  
窳窳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

出曾

大石調驀山溪法聰頻勸道先輩休胡想一一話行  
藏不是貧僧說謊適來佳麗是崔相國的女孩兒十  
六七小字喚鶯鶯白甚觀音像○張生聞語轉轉心

勞攘使作得侶風魔說了依前又問當顛來倒去全  
不害心煩貪說話到日齋時聽瑞瑞的鐘響

語話之間行者至請生會飲生不免從行者恭堂  
頭和尚至德大師法本法本見生服儒服骨秀迥

羣離椽榻以  
釋禮敬侍

僊呂調戀香衾法本慌忙離禪榻連披法錦袈裟君  
瑞敬身大師忙吞各序尊卑對榻坐須臾飲食如法  
一般般滋味肉食難壓○君瑞雖然腹中餒柰胸中  
鬱悶如麻待強喫些兒難他不下飯罷須臾却卓几  
急令行者添茶銀餅湯注雪浪浮花

尾紙窓見明僧房見雅一椀松風斲罷兩箇傾心地

便說知心話

氣合道和如宿昔文法本請其從來生對以儒學進身將赴詔選游學連郡訪諸先覺偶至貴寺喜貴寺清淨頭假一室溫閱舊書

般涉調夜游宮君瑞從頭盡訴小生是西洛貧儒四海游學歷州府至蒲州因而到梵宇○一到絕了塵慮欲假一室看書每月房錢併納與問吾師心下許不許

生曰月終聊備錢二千充房宿之資未知吾師允否

大石調吳音子張生因僧好見許以他辭說道比及歸去暫時權住兩三月欲把從前詩書溫閱若不與

後而今沒這本話說

法本曰空門何計此利寮舍稍多但隨堂一齋  
一粥欲得三箇月道話何必番房絡俗之甚也

吳音子太師曰先生錯咱儒釋何分別告言着錢物  
自家齋舍却難借况敬寺其間多有寮舍容一儒生  
又何礙也

生曰和尚雖然有此心奈容朝夕則可矣歲寒過  
有撥擾愚意不番房絡更不敢議有白金五十星  
聊充請下二茶之費本不受生堅納而起本處之  
竟去由是僧徒知生疎於財而重於義過善之乃  
呼知事僧引於塔位一舍後有一  
軒清關可愛生令僕取行裝而至

中呂調碧牡丹小齋閑閉戶沒一箇外人知處一間  
兕半擬掠得幾般來清楚一到其間絕盡塵俗慮紙

窓見明湘簾兒細竹簾兒踈○晚來初過雨有多少  
燕喧鶯語太湖石畔有兩三竿兒脩竹好寄閒身眼  
底無俗物有幾扇兒紙屏風有幾軸兒水墨畫有一  
枚兒瓦香爐

尾其餘有與誰為伴侶有吟硯紫毫箋數幅壁上瑤  
琴几上書

開尋丈室高僧語悶對西廂皓月吟是夜月色如  
畫生至鶯遲側近口占二十字小詩一絕其詩曰  
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如何臨  
皓兔不見月中人詩羅遲遲徐步

中呂調鶻打兔對碧天晴清夜月如懸鏡張生徐步  
漸至鶯遲僧院僧迴廊靜花陰亂東風冷對景傷懷

微吟步月都寫深情○詩罷躑躅不勝情添悲哽一  
天月色滿身花陰心緒惡說不盡疑惑際俄然聽聽  
得啞地門開襲叢香至瞥見鶯鷺

尾臉兒稔色百媚生出得門兒來慢慢地行便是月  
殿裏姮娥也沒恁地撐

青天瑩潔瑞雲都向鬢邊來碧落澄輝秀色並顰  
眉上長料想春嬌厭拘束等閑飛出廣寒宮容分  
一稔牀露半襟躡羅袖以無言垂湘裙而不語似  
湘陵妃子斜偎舜殿朱扉如月殿姮娥微現蟾宮

戶玉

儂呂調整花冠整整齊齊忒稔色姿姿媚媚紅白小  
顆顆的朱唇翠弯弯的眉黛滴滴春嬌可人意慢騰

騰地行出門來舒玉纖纖的春筍把顛巍巍的花摘  
○低矮矮的冠兒偏宜戴笑吟吟地喜滿香腮解舞  
的腰肢瘦崑崑的一搦簌簌的裙兒前刀兒短被你  
風韻韻煞人也猜穿對兒曲弯弯的半拆來大弓鞋  
尾遮遮掩掩衫兒窄那些壞壞婷婷躑躑態觀着剔團  
圓的明月伽伽地拜

不知心事在誰邊整頓衣裳拜明月佳人對月依  
君瑞韻亦口占一絕其詩曰蘭闥夕寤寤無事度  
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  
長歎人生聞之驚喜

儂呂調繡帶兒映花陰靠小欄  
美人無柰月色十分  
滿眼睛兒不轉仔細把鶯鶯偷看  
早教措大心撩亂



怎禁那百媚的冤家多時也長嘆把張生新詩答和  
語若流鶯轉櫻桃口小嬌聲顫不防花下有人腸斷  
○張生聞語意如狂相拋着大地若不遠沒些兒懼  
憚便發狂言手擦着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早見女  
孩兒家心腸軟說得顫着一團幾般來害羞想思量  
那清和君瑞也是箇風魔漢不防更被別人見高聲  
唱道怎敢戲弄人家宅眷

尾氣撲撲走得掇肩的喘勝到鶯鶯前面把一天來  
好事都驚散

真所謂佳期難得好事多磨來的是誰來的  
是誰張生醜乃鶯之婢紅娘也鶯鶯問所以

儂呂調賞花時日媚鶯鶯正驚訝道這妮子荒忙則甚那管是媽媽便來吵紅娘低報教姐姐睡來呵促鶯同歸○引調得張生沒亂煞把侶當初休見他越添我悶愁加非關今世管宿世冤家

尾東風驚落滿庭花玉人不見朱扉亞孩兒莫不是俺無分共伊嘛

生快快歸於寢  
會通宵無寐

小石調梅稍月剗地相逢引調得人來眼狂心熱見了又休把似當初不見是他時節惱人的一對多情眼強睡些何曾交睫更堪聽窻見外面子規啼月○

此恨教人怎說待拚了依前又難割捨一片狂心九  
曲柔腸刻地悶如昨夜此愁今後知滋味是一段風  
流冤業下稍管折倒了性命去也

自茲殿後不以進取為榮不以干祿為用不以廉  
恥為心不以是非為戒夜則廢寢晝則忘食頓倒  
衣裳不知所措  
蓋慕薦薦如此

大石調玉翼蟬前時聽和尚說空把愁眉斂道相國  
夫人從來性氣剛深有治家風範怎敢犯尋思了空  
悶亂難覩鶯鶯面更有甚身心書幃裏做功課百般  
俏如風漢○水乾了吟硯積漸裡塵蒙了書卷千方  
百計無由得見小庭那畔不見佳人門晝掩列翅着

脚兒走到千遍數幅花牋相思字寫滿無人敢暫傳  
正是咫尺是冤家渾如天樣遠

客窓錯種踈踈竹  
細雨斜風故惱人

雙調 豆葉黃 薄薄春陰釀花天氣雨兒霑  
窸窣風兒淅

瀝藥欄兒邊釣窓兒外粧點新晴花染深紅柳拖輕  
翠○採蕊的游蜂兩兩相塢弄美巧的黃鸝雙雙作對

對景傷懷恨自己病裏逢春四海無家一身客寄

攪箏琶 窮愁淚窮愁泪淹了又還滴多病的情懷

孤眠况味說不得苦厭厭一箇少年身已都因為那  
薄倖種折倒得不戲○千般風韻一捻兒年紀多宜

多宜不惟道生得箇麗兒美那堪更小字兒得恁人  
意虫蟻兒裏多情的鶯兒第一偏稱縷金衣你試尋  
思自家又沒天來大福如何消得

慶宣和有甚心情取富貴一日瘦如一日悶荅荅孩  
地倚着箇枕頭兒俏一似害的○寫箇帖兒倩人寄  
寫得不成箇倫理欲待飛去欠雙翼甚時見你

尾心頭懷著待不思憶口中強道不憔悴怎瞞得青  
銅鏡兒裡

千方百計無由得見意中人  
使盡身心終是難逃忙賦種

正宮虞美人纏雲時雨過  
琴絲潤銀葉龍香燼此時

風物正愁人怕到黃昏忽地又黃昏○花憔月悴羅  
衣褪生怕旁人問寂寥書舍掩重門手捲珠簾雙目  
送行雲

應天長兩眉無計解愁顰舊愁新恨這一番愁又新  
淹不斷眼中淚搵不退臉上啼痕處置不下開煩惱  
磨滅了舊精神○幾番脩簡問寒溫又無人傳信想  
着後先斷魂書寫了數幅紙更不算織錦迴文我幾  
曾夢見人傳示我虧你你虧人

萬金臺比及相逢柰何時下窳你尋思悶那不悶這  
些病何時可待豎來却又無箇方本飲食每日食三

頓不曾飽喫了一頓一日十二箇時辰沒一刻暫離  
方寸

尾待登臨又不快開行又悶坐地又昏沉睡不穩子  
倚着箇鮫綃枕頭見

生從見了如花煩惱處治不下本待欲睡忽聽得  
樵門兒低聲見箇行者道俺師父請喫碗淡茶生  
攝衣而起免就方  
犬典法本開話

正宮調應天長僧齋攤掠得好清虛有蒲團禪几經  
案瓦香爐窓間脩竹影扶疎圍屏低矮都畫山水圖  
銀瓶點嫩茶啜罷煩渴滌除有行者法師張君瑞一  
箇外人也無○許了林下做為侶說得言語真箇不

入俗高談闊論曉今古一箇是一方長老一箇是一  
代名儒俗談沒半句那一和者也之乎信道若說一  
夕話勝讀十年書

尾傾心地正說到投機處聽啞得門開瞬目覷見箇  
女孩兒深深地道萬福

桃源咫尺無緣到不意儂姪出洞來  
生再覷父之乃向者促驚之人也

般涉調牆頭花雖為箇侍婢舉止皆奇妙那些兒鶻  
鶻那些兒掉曲弯弯的宮樣眉兒慢鬆鬆地合歡髻  
小○裙兒窄地一搦腰肢裹百媚的龐兒好那不好  
小顆顆的一點朱唇潯泯泯一雙綠老○不苦詐打



扮不甚艷梳掠衣服盡素縞稔色行為定有孝見張  
生欲語低頭見和尚佯看又笑

尾道了箇萬福傳示了姿姿媚媚地低聲道明日相  
國夫人待做清醮

法本令執事準備紅娘辭去生止之曰敢問娘子  
宅中未嘗見婢僕出入何故紅娘曰非先生所知  
也生曰願聞所以紅娘曰夫人治家嚴肅朝野知  
名夫人幼女鶯鶯數日前夜乘月色潛出夫人竊  
知令妾召婦失子母之情立鶯鶯庭下責曰爾為女  
子容艷不常更夜出庭月色如晝使小僧游客得  
見其面豈不自恥鶯鶯泣謝曰今當改過自新不  
必娘自苦苦然夫人怒色鶯鶯不敢心視况姨姊敢  
亂出入耶言訖而去生謂法本曰小生備  
錢五千為先父尚書作分功德師曰諾

中呂調牧羊關適來因把紅娘問說夫人恁般情性

作事威嚴治家廉謹無處通佳耗無計傳芳信欲要  
成秦晉天天除會聖○悶谷孩地倚着窓臺兒盹你  
尋思大小大鬱悶處治不下擘劃不定得後是自家  
采不得後是自家命更打着黃昏也兀的不愁煞人  
尾儻或明日見他時分把可憎的媚臉兒飽看了一  
頓便做受了這恹惶也正本

生曰來日向道場裏瀕見得你  
越睡不着只是想着鶯鶯

中呂調碧牡丹小春寒尚淺前嶺早梅應綻玉壺一  
夜積漸裏水漸生滿業重身心把往事思量遍悶如  
絲愁似織夜如年○自從人箇別何曾考五經三傳

怎消遣除告得紙和筆硯待不尋思爭奈心腸轉告  
天天天不應奈何天

尾沒一箇日頭兒心放閑沒一箇時辰兒不掛念沒  
一箇夜兒不夢見

張生捱得天曉來看  
做醮已早央排了畢

越調上平西纏令月兒沉雞兒叫現東方日光漸擁  
出扶桑諸方壇越不論城郭與村坊一齊齊隨喜道  
場來罷鋪收行○登經閣游塔位穿佛殿立迴廊遶  
着聖位隨喜十王供壇高壘寶花香火間金幢救拔  
亡過相公靈滅罪消殃

闔鶴鷄法聰收拾鼓鳴鍾響衆僧雲集盡臨壇上有  
法悟法空慧明慧朗甚嚴潔甚磊浪法堂裏擺列着  
諸天聖像。整整齊齊自然成行只少箇圓光便似  
聖僧模樣法本臨壇衆人瞻仰盡稽首盡合掌至心  
先把諸佛供養

青山口衆鬘髮簇捧着箇老婆娘頭白渾一似霜體  
穿一套孝衣裳年記到六旬以上臨壇揖了衆僧叩  
頭禮下當陽左壁頭箇老青衣拖着歡卽右壁箇佳  
人舉止輕盈臉兒說不得的搶把蓋頭兒揭起不甚  
梳粧自然異常鬆鬆雲鬢偏弯眉黛長首飾又沒着

一套兒白衣直許多韻相

雪裏梅諸僧與看人驚晃瞥見一齊都望住了念經  
罷了隨喜忘了上香○選甚士農工商一地裏鬧鬧  
攘攘折莫老的小的僧的村的滿壇裏熱荒○老和  
尚也眼狂心痒小和尚每按頭縮項立掙了法堂九  
伯了法寶軟癱了智廣

尾添香侍者侶風狂執磬的頭陀呆了半餉作法的  
闍黎神魂蕩颺不顧那本師和尚聒起那法堂怎遮  
當貪看鶯鶯閉了道場

禪僧說

二月桃花合

大石調吳音子張生心迷着色事破了八關戒佛名  
也不執舊時敦厚性都改抖搜風狂擺弄九伯作恠  
作恠○騁無賴傍人勸他又誰做係大師遙見坐地  
不定害恣恣覷着鶯鶯眼去眉來被那女孩兒不恠  
不恠

尾短命冤家薄情煞死的不枉教人害少負你前生  
眼兒債

抵暮暮食畢  
大作佛事

般涉調哨遍纏令是夜道場同業大衆衆僧都來到  
寶獸爐中瑞煙飄璫璫地把金磬初敲衆僧早躬身

合掌稽首皈依佛法僧三寶相國夫人煞年老虔心  
豈避辭勞鶯鷺雖是箇女孩兒孝順別人卒難學禮  
拜無休追薦亡靈救援先考。那作恠的書生坐間  
俏一似風魔顛倒大來沒尋思所為沒些兒斟酌到  
來一地的亂道幾曾惧憚相國夫人不怕旁人笑盛  
說法打匹似閑唵譚正念佛作偈把美令兒胡嘌秀  
才家那箇不風魔大抵這箇酸丁忒劣角風魔中占  
得箇招討

急曲子比及結絕了道場惱得諸僧煩惱智深着言  
苦勸解元休心頭怒惡譬如這裏開鑊鐸把住書房

裏睡取一覺

尾道着恹也不恹焦也不焦眼睜睜地佯呆着一夜  
葫蘆提開到曉

日欲出道場罷衆  
僧請夫人燒疏

商調定風波燒罷功德疏百媚地鶯罵不勝悲哭似  
梨花帶春雨老夫人哀聲不住那君瑞醮臺兒旁立  
地不定暝子裏歸去○法本衆僧徒別了鶯罵夫人  
子母佛堂裏自監觀觀着收拾鋪陳來的什物見箇  
小僧入得角門來大踏步走得來荒速

尾口希目瞠面如土諷殺那諸僧和寺主氣喘不迭



叫苦

天晚衆僧恰齋罷忽走一  
小僧荒急來稱恂事

古本董解元西廂記卷第一

古本董解元西廂記卷第二

像呂調剔銀燈塔下小僧報覆觀了三魂無主塵閉  
了青天旗遮了紅日滿空紛紛土雨鳴金擊鼓擺槊  
捨刀把寺圍住○為首強人英武見了早森森地怯  
懼裹一頂紅巾珍珠如糝飯甲掛唐夷兩副靴穿抹  
綠騎疋如龍卷毛赤兔

尾彎一枝竅鑿黃華弩擔柄簾箕來大開山板斧是  
把橋將士孫飛虎

唐蒲閔乃屯軍之處是歲渾太師薨被丁文雅不  
善御軍其將孫飛虎半萬兵叛劫掠蒲中如何見  
得薦薦本傳歌為詔歌曰河橋上將士官軍虎旗  
長戟交壘門鳳皇詔書猶未到滿城戈甲如雲屯

家家玉鳴二棄泥土少女嬌妻愁被虜出門走馬皆  
健兒紅粉落箴箴欲何處嗚嗚阿母啼向天窓中抱  
女投金鈿鉉華不願欲  
歲艷玉頰轉盤如神仙

正宮文序子纏諸師長權且住略聽開解不幸死了  
蒲州渾瑊元帥把浮橋將文雅荒淫素無良策亂軍  
失統劫掠蒲州把城池損壞劫財物奪妻女不能掙  
揣豈辯箇是和非不分箇皂白南鄰北里成灰劫掠  
了民財蒲城裏豈辯箇後巷前街變做屍山血海  
甘草子騁無賴騁無賴於中箇首將罪過迷天大是  
則是英雄臨陣披重鎧倚仗着他家有手策欲返唐  
朝世界不來後是咱家衆僧采來後怎當待

脫布衫乘後怎生當待思量恁恠那不恠由然甚矮  
也不矮彷彿近此中境界

尾那裏到一箇時辰外埽埽騰騰地塵頭閉日色半  
萬賊兵勝到來

寺僧不及措手惟掩戶以拒軍賊以劍扣門飛鏃  
入寺大呼曰我無他取惟望一飯典寺者與僧衆  
議欲開門迎賊法堂廊宇足以屯衆悉與會食聊  
贈財賄以悅衆心底惡人不生兇意若不然恐折  
開而入不問老幼善惡以被殘滅大衆可否執事  
僧智深啓大師曰開門迎賊於我何害今寺有崔  
夫人幼女鶯鶯年少貌麗亂軍既入若不彷彿必  
被虜掠而去在相姻親交朋蒙恩被德賊司權路  
不利後事雖被賊掠皆我開門  
迎賊所致執作同情何辭以辯

大石調伊州袞佛堂裏諸僧盡商議開門欲迎賊於

中監寺道不可對衆說及仔細亂軍賊黨儻或擄了  
驚罵怎的備朝野所知滿寺裏僧人索歸逝水○太  
師言道如何是諸亂軍屯門首不能戰敵衆中箇和  
尚厲聲高叫如雷道太師休怕衆僧三百餘人只管  
絮聒聒地空有身材枉喫了饅頭沒見識

尾把破設設地偏衫揭將起手提着戒刀三尺道我  
待與群賊做頭抵

這和尚是誰乃是法聰也聰本陝右蕃部之後少  
好子幼喜游獵常潛入蕃國盜掠為事武而有勇  
一旦父母淪亡悟世路浮薄出家于此寺大丈夫  
之志決矣既遇今之亂安忍坐視非仁者之用心  
也頭得寺僧有勇敢共力破賊易如振稿自斷衆  
止一二作亂餘必脅從見目前之利忘及掌之災

我若數陳利害必使逆徒  
不能奮武作威自令奔潰

仙呂調 綉帶兒 不會看經 不會禮懺 不清不淨 只有  
天來大膽 一雙乖眼 果是殺人 不斬自受了佛家戒  
手中鐵棒 經年不磨 被塵暗腰 間戒刀是舊時斬虎  
誅龍劍 一從殺害的衆生 厭掛於壁上 久不曾拈○  
頑羊角 靶盡塵絨 生澁了雪刃 霜尖高呼僧行 有誰  
隨俺 但請無慮 不啻有分毫失賺 心口自思念 戒刀  
舉 今日開齋 鐵棒有打鑿 立於廊下 其時遂把諸僧  
點搗 搜好漢 每兀誰敢待 要斬賊 降衆大喊 故是不  
險

尾開門但助我一聲喊戒刀舉把群賊來斬送齋時

做一頓饅頭餡

殺人肝膽翻為濟衆之心落草英雄反作破賊之勇聽大呼曰上為教門下為僧衆當此之時各當勉力有敢助我退賊者出於堂右須臾堂下近二百人各持白棒成刀相應曰願從和尚決死

雙調文如錦細端詳見法聰生得搗搜相刁厥精神  
蹠蹠模樣牛脚闊虎腰長帶三尺戒刀提一條鐵棒  
一疋戰馬似敲了牙的活象偏能軟纏只不披着介  
冑八尺堂堂好雄強似出家的子路削了髮的金剛  
從者諸人二百餘一箇箇器械不類尋常生得眼腦  
甌樞人材猛浪或拿首切菜刀斡麵杖把法鼓播得

鳴打得齋鍾響着綾幘做甲把鉢盂做頭盔戴着頂  
上幾箇鬚頭的行者着鐵褐直掇走離僧房騁無量  
道俺咱情願苦戰沙場

尾這每取經後不肯隨三藏肩擔着掃帚籐杖簇捧  
着箇殺人和尚

執事者不及囑諭小心聽已率衆至門見賊勢  
大不可立退下馬登樓敷陳利害以駭衆心

般涉調沁園春鐵戟侵空綉旗映日遍滿四郊捧一  
員驍將陣前立馬披烏油鎧甲紅錦征袍鼻偃唇軒  
眉斂眼大擔一柄截頭古鉸刀如神道更胸高脚闊  
胯大臀腰○雄豪舉止輕驍馬上斜刀把寶鎧挑覷



來手下諸軍校英雄怎畫個儻難描或短或長或肥  
或瘦一箇箇精神沒包彈掂詳了縱六千來不到半  
萬來其高

墻頭花寺方五里衆軍都圍繞整整齊齊盡擺擱三  
停來繫青布行纏折半着黃紬絮襖。簌簌的鼓響  
畫角聲繚繞獵獵征旗似火飄催軍的聒地轟聲納  
喊的揭天唱叫。一時間怎堵當從來固濟得牢墻  
堅若石壘鐵裹山門破後破待蹉踏怎地蹉踏待併  
吊如何併吊

柘枝令板銅斧劈群刀砍一地裏熱鬧和鐸那法聰

和尚對將軍下情陪告○念本寺裡別無寶具樊院  
又沒糧草將軍手下有許多兵怎地停泊

長壽偃窠朝廷咫尺不曉定知道多應遣軍定把賢  
每征討不當穩便恁時悔也應遲賢家試自心量度  
○那賊將聞斯語心生怒惡打脊的髡囚怎敢把爺  
遺拘俺又本無心把你僧家混耗甚花唇兒故來相  
惱

急曲子又不待奪賢寺宇又不待要賢金寶衆軍饒  
困權停待甚堅把山門閉着衆僧其間只有你做虎  
豹叨叨地把爺凌虐

尾你要截了手打破腦雙割了耳臊牢縛了脚倒吊  
看山門上瞧到老

怒飛曰公等息怒願一

從命且公等幾千人與將

軍安置飲食敢告公等少退百步使衆徐行不至  
噫爭甚幸將軍曰爾既許我吾不從命  
非也於是軍退百步飛已下樓上馬

黃鍾調喜遷鶯纏令賊軍聞語紿退三二百步下了  
長關徹了大鑊兩扇門開處那法聰呼從者你但唵  
吾喊得一聲撲碌碌地離了寺門不曾見恁地蹺蹊  
隊伍○盡是沒意頭那搜男女覩賊軍約半萬如無  
物那法聰橫着鐵棒厲聲高呼叛國賊請箇出馬決  
勝負不消得埋杆豎柱

四門子國家又不曾把賢每虧負試自心嘗腹衣糧  
俸祿是吾皇物恁咱有福好乾好羞方今太平征戰  
又無好乾好羞你做得無功受祿。不幸蒲州太守  
渾瑊卒你便欺民叛國劫人財產行麓魯更蹉踏人  
寺宇好乾好羞饅頭待要俺不與好乾好羞待留著  
喂驢

柳葉兒譬如蹉踏俺寺家門戶不如守着你娘墳墓  
俺也不是廝虎孩兒每早早地伏輸

尾好也好教你回去弱也弱教你回去待不回去只  
消我這六十斤鐵棒苦

駭躍馬大呼軍中掌領相見一將出謂聰曰汝為  
佛弟子當念經持戒何如出蔑惡聰曰公等身充  
卒伍忝預軍官且國家養爾本欲安遠是以月終  
給粟歲季支衣四時無凍餒之憂數口享富安之  
履豈以一時失統忘國重恩大掠良民敢殘上郡  
朝廷咫尺旦夕必知命將統兵片時可至汝等作  
沙場之血汝族為叛國之囚族滅身亡有財何益  
公等互熟計之賊將突馬出曰爾不為我備食何  
眾說我

大石調玉翼蟬賊頭領聞此語佛也應煩惱嚼碎狼  
牙睜察大小皆孩兒曹取我教着只助我一聲喊只  
一合活把髡徒捉衆軍聞言募募搥戰鼓滴溜流地  
雜彩旗搖口連天地叫殺不住齊吹畫角愁雲閉日  
殺氣連霄遂呼和尚休要狂獍等待着緊拏着鐵棒

牢坐着鞍轡想着西方極樂見得十分是命天略等  
我仁事與賢家一萬刀

尾掩耳不及如飛到馬蹄踐碎霞一道見和尚鼻凹  
上大刁落

只聽得吉丁地一聲  
和尚性命如何

大石調伊川袞纏令陰風惡戈甲遍荒郊殺氣黯青  
霄六軍發喊旗前二馬相交法聰和尚手中鐵棒眉  
齊快賭當咭叮地一聲架過截頭古定刀○馬如龍  
人如虎鐵棒輪鋼刀舉各按六韜這一回湏定箇誰  
強誰弱三合以上賊徒氣力難迭怎賭當辨得箇架

格遮截欲勝那僧人破上破

紅羅襖苦苦的與他當強強地與他熬侶狡兔遙鷹  
鼠見猫待伊揣幾合贏些方便便宜厮號欲待望本  
陣裏逃生見一騎馬俏如飛到撚一柄丈二長槍騁  
簾豪粧就十分惡○和尚果雄駝兵法驟曾學擬過  
鋼鎗刀又早落不紫不荒不驚不怕不忙不暴不惟  
眼辨與身輕那更馬疾手妙盤得兩箇氣一侶攔掾  
欲通逃又恐怕諸軍笑

尾把不定心中拘拘地跳眼睜得七角八角兩箇將  
軍近不得其腳

六條臂膊於中使鐵棒的偏強三箇英雄開  
裏戴頭盔的先歇使刀的對壘使槍的好聞

正宮文序子纏歇罷重披掛何曾打話不問箇是和  
非覷僧人便扎輕閃過拌住獅蠻恨心不捨用平生  
勇力抱入懷來鞍轡上一納○聽得叫一聲苦連衣  
甲頭攙得掉下柰何使刀的人困馬乏欲待揜揣些  
英雄不如起撒何曾敢與他和尚爭鋒望着直南下  
便透

甘草子怎拿拏怎拿拏法聰覷了勁騰騰地無明發  
彷彿趕相遮叫聲如雷炸和尚何曾動着子喝一聲  
那時說煞賊陣裏兒郎憑眼不扎道這禿廝好交加



尾怎禁那和尚高聲罵打春賊徒每怎敢反國家怕更有當風的快出馬

繡旗開隊臨風散樂百里朝霞戰鼓助威從地湧一千箇霹靂直惱得這箇將軍出馬是誰是誰

儂呂調點絳唇這箇將軍英雄名姓非批批嫌小官不做欲把山河取。狀貌雄雄人見森森地惧法聰觀恐這人臉上常帶着十分怒

台台令生得鄧肅淪敦着大肚眼三角鼻大唇簾額闊頰寬眉卓豎一部赤鬚鬚也麼台台

風吹荷葉雲雁征袍金縷狼皮戰靴抹綠磊浪身材宜結束紅彪彪地戴一頂紗巾密砌着珍珠

醉翼婆甲掛兩副雄烈超今古力敵萬夫綽名喚孫  
飛虎

尾帶一枝鐵胎弩孤內插着百隻鋼箭擔一柄簫箕  
來大開山斧

適來壓路贏人  
不意棋途敵手

般涉調麻婆子飛虎是真英烈法聰是大丈夫飛虎  
又能征戰法聰甚是英武飛虎專心取寺宇法聰本  
意破賊徒法聰有降賊策飛虎有叛國圖○法聰使  
一條鑕鐵棒飛虎使一柄板鋼斧恨不得一斧破了  
和尚恨不得一棒待搨殺飛虎不道飛虎慣相持思

量飛虎怎當賭法聰尋贏便飛虎覓走路

尾法聰贏飛虎輸法聰不合趕將去飛虎投番竅鏗

弩

那法聰喚做真實取勝怎知是飛虎佯做把夾鋼  
斧擗在戰鞍中靴入鏗投番龍筋弩安上一點油  
搖番銅牙利會百步風裏  
穿揚教七尺來僧人怎趕

正宮文序子將軍敗有機變不合追趕趕上落便宜  
輸他方便斜挑金鏗那身十分得便一聲霹靂弩箭  
離絃渾如飛電○法聰早當以際遙遙地望見果是  
會相持能征慣戰不荒不緊不忙果手疾眼辯拌着  
寶勒側坐着鞍韉陀地勒住戰驃

尾剔團團的睁察殺人眼，嗔忿忿地斜橫着打將鞭，  
咭叮地拈折點鋼箭。

鐵鞭舉大蟒騰空，鋼箭折流星落地，賊衆大駭飛  
虎謂衆曰：僧無甲，不可以短兵接戰，可以長兵敵  
如僧再追汝，必齊發弓弩，僧必潰矣。聰自度賊有  
變，及馬困，不可久敵，因謂衆曰：汝等退而保寺，我  
當衝陣而出，自有長策。

中呂調喬捉蛇和尚定睛，見賊軍兵衆多，郊外列  
干戈，威風大垓，前馬上一箇將軍坐肩擔着鐵斧，來  
也麼一箇越添忿怒精神惡。○征戰瞭儂，把法聰  
來來便砍斫，又砍不着法聰，出地過誰人，比得他驍  
果禁持得飛虎心膽破，手親眼便難擒捉。

尾賊軍覩了頻相度打春的髡徒怎恁麼措手不及  
早攆過我

蘇蒙和尚單身鏖戰勇如九里山混瑛西楚王獨自征敵猛似毛騮岡刺良美髯公全然不顧殘生走飛  
虎軍內

偃呂調一斛義亂軍雖然衆望見僧人忽地開有若  
山中羊豕虎恰似獸逢豺弓弩如何近傍鐵棒渾如  
遮箭牌馬過處連天叫苦血污濺塵埃半箇時辰突  
圍透和尚英雄果壯哉上至頂門紅颯颯事急忘生  
挨粧就箇矍州和尚撞着搨搜孟秀才不合道渾如  
那話初出產門來

縱獨力不加走出陣去賊兵把寺圍了孫飛虎隔門大叫我第一待交兵卒喫頓飯食第二知崔相夫人家眷在此來取鶯鶯與我大兵候退不與我目下有突人報崔氏子母說煞鶯鶯

大石調玉翼蟬衝軍陣鞭駢馬一徑地西南上迂更不尋思手下衆僧行身邊又無衣甲怎禁他諸賊黨着弓箭射爭敢停時霎衆僧三百餘人比及扣寺門十停兒死了七八○幾箇叅頭行者着箭後即時坐化頭陀中斂血污了袈裟幾箇誦經五戒是佛力扶持後馬踐殺一箇走不迭和尚被小校活拏說得臉兒來渾如蠟滓幾般來害怕綉旗底飛虎道驅來詢

問咱

尾欲待揪捩沒頭髮扯住那半扇雲袖屹搭搭地直  
驅來馬直下

飛虎問曰我求一飯汝輩拒我僧曰太師欲邀將軍會食執事者論及前相國崔公靈柩在寺公有女鶯鶯艷絕一時恐公等擄去崇公之親舊權重朝野致患在此時飛虎笑曰適來法聰所言真有鶯鶯我等河橋將了文雅好色嗜酒之外百事不能動其情我若使鶯鶯觀粧艷服獻之文雅必大悅可連師擄蒲雖朝送與兵莫我祭矣

正官甘草子纏令聽說破聽說破把黃髯捩定徹放  
眉間鎖遂喚幾箇小儂傳令教攬撥○隔着山門  
厲聲叫滿寺裡僧人聽呵隨俺後抽兵便回去不隨  
後您湏識我

脫布衫得鶯鶯後便退干戈不得後目前生禍不共  
你搖嘴掉舌不共你鬩爭閉合

尾寺墻兒便是鈍鋼裹更一箇時辰打不破屯着山  
門便點火

僧衆聞之大駭法本領被傷者行來見夫人說及  
賊事夫人聞語仆地說倒紅娘與鶯鶯迎救多時  
稍甦鶯泣曰且以相公靈柩為念鶯鶯乞從亂軍  
一身被辱上救夫人殘年下解寺灾活衆僧之命  
願不以女子一身  
見辱而誤衆人

道官解紅驀聞人道森森地說得魂離殼全家眷愛  
多應是四分五落先人化去不幸斯間遭賊盜思量  
了兄弟歡郎忒年紀小隔門又聽得賊徒叫呼着



鶯鶯是他待要心頭俏如千刀攪孤孀子母沒處投  
告○心下徘徊自籌度只除會聖一命難逃尋思到  
底多應被他誅勒我隨強寇年老婆娑有誰倚靠添  
煩惱地闊天寬沒處着到此怎惜我真共孝多被賊  
人控持了有些兒事體夫人表若惜奴一箇有大禍  
三條

尾第一我母親難再保第二諸僧都索命天第三把  
堯率般的迦藍枉火內燒

夫人泣曰母禮至愛母情至親汝若從賊我生何  
益吾今六十死不為天所痛鶯鶯幼年未得從夫  
孤亡蕭寺言  
訖放聲大慟

大石調還京樂是時鶯鶯孤孀母子抱頭哭泣號咷  
放聲不住哭得他衆僧心焦思量這回子母不能保  
待覓箇身亡命天又恐賊軍不知縷細葫蘆提把寺  
院焚燒我還取次隨賊寇怕後人知道這一場汚名  
不小做下千年耻笑辱累煞我相公先考。我尋思  
這事體怎生是着夫人與太師議論評度煩惱塔前  
僧行一謎地向前哀告擊拳合掌要奴獻與賊盜指  
約不住一地裏關護鐸除死後一場足了欲要亂軍  
不生怒惡恁獻與妾身屍骸儘教他陣前亂刀萬砍  
假如死也名全貞孝

尾觀着塔址恰待褰衣跳衆人都說得呆了見塔下

一人怕手笑

法聰施武寺中難可退賊兵不肖用謀破盡許多強寇衆黨滿寨衣望塔下欲跳欲跳被夫人與紅娘扯住恁聰塔下一人大笑衆人皆觀笑者是誰

黃鐘宮快活爾纏令子母正是愁大衆情無那忽聞  
得一人語言稱將賊盜捉一齊觀瞻見箇書生出離  
人叢生得面頰相貌有誰過○年紀二十餘身品五  
尺大疎眉更目秀鼻直齒能粗唇若塗朱臉似銀盤  
清秀的容儀比得潘安宋玉醜惡

出隊子却認得是張生僧人把他衣扯着低言俏語

喚哥哥又不比書房裏開吟課你須見賊軍排列着  
○賢不是九伯與風塵世言了怎改抹見法聰臨陣  
恁比合與飛虎衝軍惡戰討也獨力難加他走却

擲葉兒你肌骨似美人般軟弱與刀後怎生掄摩氣  
力又無些箇與疋馬看怎乘坐○春筍般指頭兒十  
箇與張弓怎發金鑿觀你人品兒姪孀與副甲怎地  
披着

尾你把筆尚猶力弱伊言欲退干戈有的計對俺先  
道破

笑者是誰是誰衆再觀乃張珙也生言曰婦人  
女子別無遠見臨危惟是悲泣而已寺僧游客何

愚之甚也。不能止此亂軍，坐定城亡。黨用吾言，滅賊必矣。法本太師，仰知生間世之才，必有奇劃。可過亂衆，法本就見生而喟曰：僧衆無脫禍之計。先生既有奇策，願除衆難。生笑曰：師等佛家弟子，豈不悟此生者死之原，死者生之路？生死乃人之常理，向者佛祖亦湏入滅。况佛書分明，自說因果。如師等前生行惡，于賊今世，固當冤報。何能苟免耶？若前世與賊無因，今世不為冤對，又何懼也？師曰：誠如是，但可惜寺門佛殿廊廡鐘鼓經閣計其營造不啻百萬，一旦火舉，便為灰燼。願以功德為念，生愈笑曰：師坐講金剛經，豈不知骨肉皮毛亦非已有性者我也。身者捨也，若當來眼盡之後，一性既往，四大狼籍，妻子鮮親，不能從其去。金珠雖寶，不可擊而行。是何佛殿鐘樓欲為己有哉？師曰：我等說道不計生死，不恤寺宇所悲者，母子生離，故來上請。生曰：夫人與我無恩怨，相與我無舊素，不往還救之，何益？僧曰：子不收驚，即夫人必不使驚。從賊亂軍，必怒大舉兵來。先生奈何？生曰：我自脫身計，師當自畫師。又曰：子為儒者，行仁義之教，仁者愛人，惡所以害之者，固當除害。義者循理，惡

所以亂之者固當除亂幼聞嬖母曾欲就死子坐而笑之豈仁者愛人之意歟且亂軍餘黨恣為暴電子視而弗誅豈義者循理之意歟古者叔段有不弟之惡鄭伯可制而不制黎侯有狄人之患衛伯可救而不救春秋諷之先生有安人退軍之策卷而懷之責以春秋未為得也先生我之生又笑曰師知其一不知其二聞諸夫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君子惡其勇而無禮也我維負勇他無所求我何自舉又曰禮聞來學未聞往教是以君子不屑就也

般涉調 麻婆子 太師頻頻勸先生好性撒衆人都頻

惱偏你恁歡悅君瑞聞言越越地笑吾師情性好佯  
呆又不是儒書載分明是聖教說。有生必有死無  
生亦無滅生死人常理何須恁怕怯亂軍都來半萬  
餘便做天蓬黑煞般盡刁厭但存得自家在恁到得

被虜劫

尾不須騎戰馬不須持寸鐵不須對陣爭優劣  
覲教半萬賊兵化做硬血

太師以生言語及夫人夫人曰誠如是夫人以禮見生泣而言曰

小石調花心動亂軍門外要幼女鶯鶯怎生結果可  
憐自家母子孤孀投托解元子箇張生聞語先陪笑  
道相國夫人且坐但放心何須怕怯子麼。不是咱  
家口大略使權術立退干戈除却亂軍存得迦藍免  
却衆僧災禍恁一行家眷須到三五十口大小不教  
傷着一箇恁時節便休却外人般待我

夫人曰是何言也不以見薄為辭禍滅身安結子  
為親云云生謂僧曰先令人傳報亂軍當非敵他  
當辭母別靈理粧治服少頃即至願不見亂軍  
稍緩生曰亂軍不可以言說人眾不可以力爭但  
可威服師與夫人皆曰孰為有威者生曰吾一故  
人以儒業進身武勇治亂內懷信義之心外有威  
嚴之色初與郡城賊盜悉皆去境再擢遷任塞馬  
不敢嘶商故知武備德脩人歸軍仰臨軍常跨雪  
白馬人目之曰白馬將軍姓杜名確今守鎮蒲關  
素得軍心人莫敢犯與僕為死生交我有書薰上  
呈夫人其畧曰辱遊張珙書上將軍帥府倉惶之  
下不備文章慷慨之前直陳利害不幸渾太師薨  
于蒲郡丁文雅失制河橋兵亂軍叛悉殘郡邑蒲  
川兵火盈耳哀聲生靈有懼死之憂黎庶有倒懸  
之急伏恐將軍天姿神策人仰洪威有愛民治亂  
之謀奮斬將破敵之勇忍居任守安拆軍城坐看  
亂軍肆克暴惡公如不起孰拯斯危稍緩師徒恐  
成大亂公至則斬賊降眾守郡安民百里無虞一  
方豈泰詒書將下必推退亂之功旌旆不行自受  
怯敵之過今日賦兵見圍普救墮儒何計逃生但



願上狀郡國下救寒生垂死之餘  
鵲能來耗再生  
之賜皆荷恩光辱遊張珙再拜良契  
將軍帥府足  
下

古本董解元西廂記卷第二